

父亲一生要强,如今年过八十,依然腰板硬朗,为人刚直,若是儿孙做了错事,不管你是五十岁还是十五岁,照样黑脸训斥,那气势,那威严,俨然咆哮山林的虎王,令后辈汗出后背,觑脸赔笑,再不敢皮攀。

朱青芬

父亲的眼泪

翻箱倒柜记忆的房子,父亲流泪的场景好比暑天里的雪,很少。印象中,只有三次。因为少有,反倒记得特别清晰,今日回想,仍历历在目,恍如昨日。

那年我刚而立之年,和父亲闲聊时开玩笑:等我五十岁退休,好好给您过八十大寿!我讨好父亲,父亲却想起了奶奶。奶奶前脚离世,我后脚降生,相差十天。我三十了,奶奶离世也整整三十年了啊。



“你奶奶去世那天早上,跟我说舌头有点硬,有点麻,可我还是跟往常一样去学校上课了,没能见上最后一面。现在想想,人都硬到舌头根了,那时候的我啥都不知道,一丁点的医学常识都没有,还当老师说,你说傻不傻?”

父亲自嘲着笑了起来,眼泪却抑制不住地流下来,满脸褶皱的缝隙里注满了泪水,那些褶皱就像暴雨如注后喝饱了的小溪小河,使父亲的脸色丰满了起来,笑着哭泣的父亲看上去像个孩子,那汹涌的泪水中有后悔、有自责、有委屈、有伤心、有思念……哭泣中的父亲窝在沙发的角落里,不再冷峻挺拔。看着这个样子的父亲我哭得比父亲还要伤心。

从厨房出来的母亲吓了一跳:刚还说说笑笑的,我一转身工夫咋还哭上了,发生啥事了?

我和父亲泪眼相对却又异口同声:没啥没啥。

母亲有个经典语录:人老了还有胆?胆子碎成渣渣着;人老了还有心?心软成汤汤着。

女儿出生时,父母还不算老,身体尚可,自告奋勇要替我带娃,这一带带出感情来了,在他们面前我不能打骂教育孩子,但凡说骂两句他俩立马脸色难看眼里射出刀子,害得初为人母的我差点憋出内伤:我算啥,乳娘?

有次带娃回老老家,来回得有一周时间,出门时不到三岁的孙女死死搂住父亲脖子不放:我不去,我要爷爷。百般哄劝,死活不撒手,最后哇哇大哭,眼泪鼻涕抹了父亲一脸。拉拉扯扯中,我吃惊地发现父亲眼睛红了,满脸鼻涕眼泪中掺杂进来了自产的新鲜泪水,且有源源不断的架势。看到我们愕然目光,父亲好似有点羞恼,决然挣脱了女儿,语速很快地说了声赶紧走吧,闪身进屋关门。

砰的一声闷响,令女儿彻底心碎,哭声惊天动地:爷爷,爷爷,爷爷不要我了,爷爷开门……

我回来后,母亲说,你爸在你们走后,哭得跟个孩子般。然后高调重复她的经典语录:我就说人老了心软成汤汤着!你爸还不信!

父亲是遗腹子,一辈子不知父爱为何物。上有一姊一兄,比父亲

年长十几岁,都早早成家分家另过,剩下两人相依为命,母子情深,不料刚而立之年却成无父无母的孤哀之子。父亲便格外珍惜亲情,对姑姑伯伯特别好,记得每个年三十晚上,父亲都会带着我们一家人背着年货,去伯父家守岁过年,哪怕把自己家年货搬空。初一大早,又匆忙从山上往自己镇上的家里赶,害怕拜年的客人等在家门口。

父母退休搬到西宁居住后,每年还邀请伯父伯母来家住上一两个月,或者自己回老家住一段时间。父亲舍不得家乡,舍不得亲人亲戚们。每次从老家回来,整个人的精神状态就像没充电的手机,黯然,失神。

可舍不得归舍不得,最后的告别陆续上演。先是姑姑走了,接着伯母也挥手离世,好在都是高寿,都缠绵病榻,走得不算太突兀。

那年春天,伯父病重,父亲仓皇赶回,病床前陪了十几天,情况有所好转,父亲回到西宁,却时时牵挂着他已是鲐背之年的哥哥,一天几个电话的问询着。

有天下午,在西宁工作的伯父的孙子东东打来电话,说阿爷好像不行了,让父亲准备一下,他马上来接。在院子里我碰见了提着小布兜的父亲,陪他一起到路口等。半小时后,车来了,东东一下车哭着说阿爷走了。

父亲一愣,身子抖了一下,嘴唇抖着想说什么,却说不出一句话来,两大颗晶莹的眼泪缓缓爬过父亲瘦削蜡黄的脸颊,他看了我一眼挥了挥手,让我回去,转过身上车走了。我呆呆地站在路边,看着车不见了,木木地往办公室走,上楼梯时才发现手里紧紧攥着父亲的小布兜,眼泪便毫无预兆地滂沱而下。

担心父亲身体,他胆疼了好几个月。他忍着生理心理双重疼痛把自己哥哥的丧事办得风光体面,回西宁的路上东东打来电话说父亲胆疼得厉害,要直接送到医院,让我们去二医院门口等。一到医院,医生下了病危通知,需马上手术。父亲就这样先后失去了他的哥哥和他的胆囊。

这次手术,父亲元气大伤,一直到近两年才慢慢缓过来。

父亲要强一辈子,少时家贫,12岁才上小学,发愤读书,连续跳级,18岁时考到当地民族师范学校,从此跳出农门端上了教书育人的饭碗。

我大学毕业工作那年,拿到第一个月工资大包小包欣喜回家,父亲为一点小事近乎不讲人情地训责我,父亲的一个老友刚好在家,指责父亲太过严厉不讲道理。父亲训到最后看我倔强地没流一滴眼泪,哈哈大笑:这丫头不软弱,坚强着,以后和社会上的人打交道,不会吃亏,她这一关算是过了,我也放心了。

我们土族有谚语:喝水能解尿憋哈,喝酒能把话憋哈,男娃娃成哈大男人。我觉得考验一个人是否成熟,还得再加上一条:喝过生活的残茶冷酒能把酒憋哈。

最好一鼓作气把它憋到自己的腔腔里。

梁泽祥

青海油田的第一支女子测量队



1956年,125女子地质队、402女子测量队及其他地质队的部分女同志代表的合影。



作者(左)采访德尔木勒钱。



本文图片由梁泽祥提供



女子测量队野外作业。

这是一张拍摄于1956年的老照片,照片是125女子地质队、402女子测量队及其他地质队的部分女同志代表的合影。那年,中央慰问团到了当时的茫崖镇(即今海西蒙古族藏族自治州茫崖市),接见了她们,随团的《中国青年报》记者拍摄了这张照片。如今,照片中的人已步入老年,虽然部分人还健在,但已分散到全国各地,要找到一个也不容易。

巧的是2023年5月我去西安办事,听说当年在125女子地质队和402女子测量队干过的德尔木勒钱,正在西安的女儿家,于是我抽空采访了她。之后我又电话采访了当时在402女子测量队的王秀兰。对125女子地质队的报道较多,一会儿说是女子地质队,一会儿说是女子测量队,到底是女子地质队还是女子测量队,是一个队还是两个队,一直说法不一。

历史上,青海石油管理局其实就有两支由女性组成的工作队,一支是125女子地质队,一支是402女子测量队,但两个队常常被混为一谈,令人疑惑。为此,我专门问过1954年进入柴达木盆地,在404测量队搞测量,后调江苏油田报社当社长兼总编辑的洪武平,他说1字开头的是地质队,如125女子地质队,队长叫郑爱芳。2字和3字开头的是地球物理勘探队,如201队,队长是朱松元(物探副总)。301队,队长是

张德经(海洋总调度长)。4字开头的是测量队,如402女子测量队,队长是林伟兰。当时地质队很多,主要是搞地质勘探,其中也包括测量,还有一些学历很高的女同志分散在这些地质队中。而女子测量队的工作就是测量,所以叫402女子测量队。

要找石油,先得测绘。说到测绘,让我想到了1954年初进入盆地的测绘权威余植。这位北京长大的广东人,毕业于同济大学,是初进盆地时柴达木勘探大队401、403测量联队的队长,技术员。曾为柴达木的三角测量、地形测量、水准测量,尤其是对阿拉尔基线网和天文点的测定做出过重要贡献。当时,条件极其艰苦,他们在很短的时间内就确立了柴达木历史上第一个坐标系——阿拉尔坐标系。为了确定盆地第一个高程系统,他们利用简易的设备,在红柳泉坚持观测了三天三夜,取得了大量数据,确定了盆地高程系统的基准——红柳泉高程系统。这个坐标系高标基准,是大家进行石油地质勘探、施测地形图、布设控制点的唯一依据,一直沿用了27年之久。可以说,阿拉尔埋下的第一块基线标石,就是青海石油局测绘工作的奠基石,也是柴达木盆地石油勘探的奠基石。

2010年,我写《开路先锋今在何处》一文,曾专门寻找过为油田测绘做出过重大贡献的余植同志,可惜未能如愿。

有人告诉我,1958年在柳园火车站见过他,他带着国家测绘局的同志,在完成对阿拉尔高程系统基石的校正工作后已返回北京。

后来我采访了测绘专家、物探处的主任工程师樊德仁,他说,如果没有测绘工作者提供准确可靠的点位坐标和精细的地形图,就无法进行地质、地球物理勘探,自然也无法进行油田开发和建设。因此,测绘工作是石油资源勘探、开发工作中的一项超前性、基础性的重要工作。

初进盆地时柴达木地质大队中有一支主要力量,就是为石油地质勘探服务的测绘队伍,包括一个三角大地测量队、一个水准测量队和四个地形测量队,近200人,占总人数的三分之一左右。他们经过长途跋涉,在中国人民解放军的护送下,来到了柴达木,拉开了柴达木盆地测绘工作的序幕。

1956年,柴达木盆地测绘工作发展到最高峰,测量人员由原来的二三百人,猛增到1700余人,编制编制增加到12个,并在几十个地质、地球物理勘探队中还专门配有专业测量组。测绘工作发展空前,测量队伍遍及整个盆地。直到1978年,盆地的大规模地质调查才相继完成,测绘专业人员陆续调往当时的国家测绘局和石油工业部所属其他油田。

1956年初,青海石油管理局成立了

第一支女子测量队,即402女子测量队。这在全国也是少有的。开始只有19人,除生活管理员和炊事员,其他全是女同志,最大的25岁,最小的只有17岁。刚成立时,队员们在西安专业院校学习了一段时间,后又到陕北野外实习了三个月,之后经过半个月的汽车颠簸才来到柴达木。

柴达木盆地是一片戈壁沙漠,还有成片的盐碱沼泽,在这样的环境下工作,难度很大,一是吃水困难,二是搬家困难。吃水得靠骆驼从阿拉尔去驮,近者几十公里,远者上百公里,驮一趟水得几天时间。加之盛水容器笨重,来往一趟根本运不了多少水。搬家也靠骆驼驮,近了还好说,远了就十分麻烦。仪器仪表、锅碗瓢勺、所住帐篷等都带着。当时,油田的骆驼最多,有1500多峰,专门成立了驮运大队,为各野外队送水和搬家。1954年,青海石油管理局干部职工有484人,到1955年就增至4500多人,至1956年达到15000人。当时野外队就有几十个,加之还有钻井队,虽然开辟了新的水源,也买了些汽车,但主要的驮运还需要靠骆驼,吃水仍然紧张。女子测量队平时严格控制用水,几个月不洗脸,不洗衣服,仍然不时遭受断水的威胁。一次,她们在亚巴尔施工,因骆驼迷了路,三天都没喝一滴水,口干得不能说话,眼花看不清东西,但她们坚信水一定会送来,她们相依相靠,相互鼓励,直到第三天水才来了,女队员们一个个激动地流下了眼泪。

野外工作本来就很辛苦,柴达木盆地到处都是戈壁沙漠,很多地方寸草不生、风大沙多,加之海拔高,条件异常艰苦。女队员们常住单帐篷,每顶帐篷住3人,夏天日晒雨淋,蚊虫叮咬,帐篷还经常被大风吹跑,队员们不得不冒着大风去追帐篷。但女队员们从不叫苦,不喊累,默默地为祖国的石油勘探尽自己的一份微薄之力。

402女子测量队的测量队员们,虽然大多出自大中专院校,但多数不是学测量专业的,虽然经过专门培训,但工作中还是遇到了不少困难。由于经验少,技术不熟练,加之气候条件恶劣,地形地貌复杂等因素的影响,最初无论数量还是质量,测量点都偏高。于是她们抓紧学习,自己学,集体学,互帮互学,很快便熟练地掌握了测量的各项技术。

盆地的夏天经常刮风,这对测量工作干扰很大。一遇大风,仪器支不稳,标杆立不直,但队员们仍然顶着大风坚持施工。一次风实在太大,为了测量,操作仪器的人顶着大风围在了仪器旁,努力让仪器纹丝不动,两个扛标尺的女孩,更是死死抱住标尺,不让她摇晃,这才顺利地完成了任务。

女测量队员、藏族姑娘德尔木勒钱(汉族名李月英),今年已经85岁了,她是甘肃省张掖市肃南裕固族自治县人。1956年,她与旦木加(汉族名马万海)结婚,当年便参加工作,被分配到女子测量队。她文化程度低,但虚心好学,很快就适应了工作,常扛着标尺跑前跑后。后来,由于机构的变动,德尔木勒钱被调到钻采指挥部小卖部,在那里工作了整整17年。

巾帼不让须眉。由于402女子测量队和125女子地质队的工作成绩优异,曾多次受到青海石油管理局的表彰。1956年,她们还光荣地出席了青海省勘察与开发柴达木盆地积极分子代表大会。

张永海

十月

热爱十月,金色灿烂的阳光,惊艳了我们的双眼。不管在哪里,清晰听得见,你那高亢响亮的歌声,以舒畅、悠扬和浩气,回荡在青山绿水间,仿佛从漫长的路途归来,在高高的天空飞翔,茫茫的海上运行。

遇见十月,像是遇见生命的源泉,沐浴在身前身后的一缕缕光芒,始终充盈着怒放的激情,朝气有加、吉祥有余,那种幸福的表情就像泉水叮咚不息,流淌在心里、流进了血脉、流向了诗和远方。

在十月温暖的阳光下,多想拾起一把唯美的光辉,把记忆的思绪安置在心灵深处,把憧憬安放在梦的意境里,在日常的安稳中沉静编辑可敬的十月。多想用一张白白的纸笺,折叠一湾款款的深情,写一首抒情的诗行,跳一曲动人的舞蹈,点一堆旺旺的篝火,照亮一片希望的田野,寄托我们心中的敬仰,

在每一束十月的光阴里,雕刻深秋的岁月,欣赏凉爽的微风,赞美饱满的丰硕。

在十月融融的月色里,那柔柔的清风和倾城的银光中,铺展着一篇篇经年的故事,滋养普天的情怀和温馨。无论走到哪里,是大街小巷还是乡村小路,徒步走动的时候,脸红润、心温馨,赤诚在肩上;安静欣赏的时候,风儿舒展、云儿缱绻,秋雨滴答了满眼的风景;遥望远方的时候,望星空、祈希望,心潮澎湃,眉宇间盛满激情。在季节的宇里行间,写下十月多姿的风情和万里长行的歌谣。

好一个荣光岁月流淌的似水年华,看见那些不一样的日月和山水,听见那些不一样的善良和烟花,扬起十月的绚烂,时代多娇,心情就有多好。相逢相随人生的每一时刻,深情的目光,散落在跌宕韵味的辞章里,不老的眷恋,安顿在单车穿过林荫的清新里。深深觉

得,时光有爱,人间有情,在深情纵横的脉络中,演绎着别样的情怀。

静静地想,想把美好的十月凝固起来,紧随季节的音符,让不老的双手牵着眼前的如画风景,让一缕缕炊烟和那一枚枚青春,肆意放飞于湛蓝的天空,让心底生力欢喜,让我们不负十月的高天云淡,不负十月的凉爽宜人,也不负十月的菊花盛开。

心心念念十月的华美,在时光中留下甜美的追忆。每每读到十月的华章,秋高气爽的暖阳阳光、风轻云淡的融融月色和它的浩瀚无限让人心怀高远,让人心宽澄静,让人感受到春花秋月的闪闪光亮。

金色的十月,葱茏了世间所有的美好,无须多说,让我们默默地多装备一份冷暖,多亲近一份欢喜,多热爱一份新时代的光芒,把懂得的每一份深情时刻装在心里。让我们把对十月的可敬

和可爱,洒满季节的日日夜夜。珍贵的时光为我们而在,我们每个人都是风景;我们的浪漫依时光而在,我们每个人都是宠儿。我们理应为你高山清泉的潺潺而歌,也为你碧水善美的东流而唱,将有阳光和月光的地方,都变成我们深爱着的海洋。

十月,你那成熟的美,再现生命的饱满、馥郁和善美,让人如此珍爱你的高远、襟怀和厚爱。

十月,你那壮丽的美,任性你的广阔,自豪你的昂扬吧,让我们在大美山川的蓝蓝天空下自由飞翔。

十月,我如此珍爱的十月!



江河源